



圖書館的傳真機

——《國家圖書館館訊》一百期憶往

耿立群 漢學研究中心聯絡組組長

有人說行政院新聞局長或發言人是政府的傳真機，那麼對國家圖書館而言，《國家圖書館館訊》也扮演著類似角色。

個人從事《館訊》的編輯工作，始於民國 79 年底奉派調任至秘書室，主要工作即為編輯《館訊》，當時主編是秘書章以鼎先生；迨至民國 85 年夏，章秘書退休，我接任主編工作，編輯換由王玉琴小姐擔任。直到民國 87 年 5 月我又由秘書室調回漢學中心，結束了《館訊》的編輯生涯。總計自第 13 卷第 1 、 2 期合刊（總號第 48 期）至 87 年第 2 期（總號第 76 期），前後歷時八年，編輯了 29 期，從中學習很多，也讓我對整個圖書館的業務有了較全面性的了解。

宣傳館務，配合政策

初接手《館訊》時，因通訊型的季刊對我而言是全新的業務，再加上之前《館訊》一直辦得有聲有色，所以覺得十分惶恐。一開始思索的問題是刊物的定性，即《館訊》報導的範圍界定於何處？是以本館館務為限，還是要擴及全國乃至一些世界重要圖書館的消息？在參考了以往《館訊》的成例，徵詢了幾位館內的前輩後，有鑑於全國圖書館消息的報導，已有《中國圖書館學會會訊》職司，加以人力經費和能力皆有限，不敢貪多嚼不爛，遂決定以報導本館館務為宗旨。接下來的問題是如何掌握稿源？這就要靠隨時對各單位業務的留心關注，以發現值得報導的項目，並邀約適當的同仁撰寫。在此前提下，《館訊》編輯部與各單位保持相當密切的連繫。而在往後的工作經驗中，發覺館長、各單位同仁和承印廠商，是編輯互動最為頻繁的三環，

也是影響刊物內容和水平的最重要因素。

先談館長部分。楊崇森館長將《館訊》視為宣傳本館業績的重要媒體，對《館訊》有很高的期望和要求，因此編輯工作承受很大的壓力。不過也正由於楊館長十分重視館務的宣傳，每遇館內有重大建樹或活動，都要舉行盛大的開幕式，廣邀貴賓與媒體參加，因此《館訊》不乏素材報導。例如民國 80 年本館籌設了「輿圖室」和「西文圖書室」，於 4 月 29 日同時舉行啓用儀式，特邀總統府資政謝東閔先生主持剪綵，《館訊》遂於第 13 卷第 1 、 2 期合刊（80 年 5 月出版）製作「本館輿圖室成立紀念專輯」，並於次期介紹西文圖書室。同年 5 月間本館舉行了兩場大規模的國際研討會，一是 5 月 8 日至 12 日的「圖書館與資訊服務新境界」研討會，二是 5 月 22 日至 26 日的「中國人的價值觀」研討會。前者邀請到國際圖書館協會聯盟（IFLA）會長、秘書長，國際標準書號組織（ISBN）負責人，以及英、法等多國國家圖書館館長參加，開幕式並敦請副總統李元簇先生致詞，可謂我國圖書館界的空前盛會；後者係由漢學研究中心主辦，從主題的選定、籌備委員的遴聘，都是楊館長一手主導，開幕式中李登輝總統特頒書面賀詞，並由李國鼎資政作主題演講。這兩場盛會自然也即時於《館訊》8 月號（第 13 卷第 3 期）作大篇幅報導。民國 81 年 2 月 12 日本館增闢「視聽室」啟用，邀請邱創煥資政主持剪綵，《館訊》更是在當年 2 月號（第 14 卷第 1 期）就同步推出「本館視聽室成立紀念專輯」，介紹視聽室的籌設經過與未來展望，以及視聽資料的採訪和編目；這一期也報導了本館受行政院文建會委託，於展覽廳所舉辦的「中國傳統年畫藝術特展」（展期



特
載

自 80 年 12 月 28 日至 81 年 2 月 20 日)。

除了熱熱鬧鬧的各種館務活動須詳細介紹外，楊館長直接對《館訊》編輯體例有諸多指示，例如他要求在每期《館訊》第一頁刊登「館務要聞」，將當季重大館務發展摘要敘述，以便讀者一目瞭然。這個部分就得由編輯自當期消息中擇要撰寫，且須經楊館長過目後才能付印，通常他會指示漏了某項，或某項須再增加篇幅，有時該項業務根本未見於當期《館訊》內容，只要楊館長覺得重要者，我就得及時另行撰稿登載於「館務要聞」，可見他對宣傳館務以及《館訊》的重視。在擔任編務的第二年，我主動更進一步充實該專欄的內容，在每條消息最後，附加其詳細內容出處，如「(相關報導請見「館務簡訊」)」，或預告下期將有此項消息的詳細報導，如此更方便讀者按圖索驥，也增加《館訊》報導的閱讀率和編排彈性。不過，「館務要聞」此專欄維持到曾濟群館長上任一年後，終於因上級不再堅持，且有疊床架屋之嫌而決定取消了。

曾館長對《館訊》所採取的是授權辦理的態度，不太干預編輯事務。個人記憶所及，曾館長對《館訊》所給的唯一指示，是同一作者不宜有兩篇以上的專論性文章刊載於同一期內，可見他慮及《館訊》稿件的普及性，不希望有某位作者壟斷版面的現象。曾館長也是《館訊》主要的供稿者之一，在他任內每三期就有二期刊登其文章，其中有不少是他在擴大館務會議中，對全館同仁揭示的館務重大新猷或發展方向，以及他有所見聞的抒發，例如他每年參加國際圖書館協會聯盟年會後，就在《館訊》上發表一篇〈IFLA 歸來〉(第一篇刊登於第 15 卷第 4 期，民國 82 年 11 月；〈之二——圖書館自動化的省思〉刊登於第 17 卷第 4 期，民國 84 年 11 月；〈之三〉刊登於 85 年第 3 期，11 月出版)，可說是藉由《館訊》和本館同仁與圖書館界同道，分享其經驗與觀念。

掌握動態，用心編校

《館訊》既是以報導館務動態為宗旨，那麼各單位的業務即是其內容主體。當時的編輯作業流程是：首先將邀稿單親自送發各單位主管，並和他們討論當季有哪些重要業務發展值得報導；如有已知值得報導的事項，也直接列於邀稿單上，然後請各主管推薦人

選擇寫，隨即再與相關同仁連繫，詳告所需篇幅和截稿日期。待收到稿件後，即展開編輯作業，除標示排版格式和字體大小外，也進行潤稿的工作。潤稿通常是訂正錯別字，但有時也會大刀闊斧的改動原稿，尤其是「館務簡訊」部分。因為《館訊》既是一種消息報導，我認為應仿照報紙的行文方式，在首段即明揭人、事、時、地、物——活動或事件最核心的主軸，然後再按重要性依序道其來龍去脈及其細節，如此可方便讀者在最短時間內掌握事情大要，因此常依此原則對稿件作調整內容順序或增刪改寫。編好稿後，還要讓主編過目，文筆佳的章秘書也常常修改潤飾文稿，使之更通順精彩。現在想來，我們這種求好心切的作法不免有些唐突，好在當時各作者都頗有雅量，未見抗議或不滿的回應。

編稿完成即發電腦排版公司打字，然後由校對小組進行三次校對工作，校對小組的成員是陳栩梅、塗靜慧、王玉琴、孫秀玲四位小姐（後來王玉琴擔任編輯後，又加入劉美鴻小姐）。她們都是中文系畢業，十分細心，且對遣詞用句很講究，對錯別字尤其敏銳，因此不但打字錯誤難逃其法眼，甚至常挑出原稿的錯字，真可謂是「超級校對」。

每期出版後，我都親自送給當期的作者和校對群，這是整個編輯過程中最輕鬆的一刻。一方面感謝他們的惠賜稿件和參與編務，另一方面也順便拉攏感情，閒聊兩句，為開拓日後的稿源下點功夫。就因為如此，在編輯《館訊》的那一段時日，對館內各單位業務的發展，都瞭如指掌。

搭配美編，圖文並茂

文字編校外，《館訊》的版面設計編排也很重要，這部分的成敗良窳就牽涉到承包的印刷廠商了，因為他們通常負責美工編輯的工作。美工編輯包括封面、封底的設計，各篇文章如何搭配圖片，以及補白的廣告設計等，因此我們得與美編人員作充分的溝通，其設計理念才能與刊物風格一致，而收畫龍點睛之效。

編輯《館訊》的初期，版面上蕭規曹隨，篇名、標題和內文字體等，都按照既有的格式編排，而且待三校完成，電腦打字公司輸出單欄的清樣後，才連同各篇所附的照片、書影，交由美編逐頁搭配貼稿完稿，所以美編能發揮的空間很有限。其



後隨著經驗的累積，逐步有些變革，首先是於第 15 卷第 1 期（82 年 2 月）起，將內文字體略作放大，如此閱讀起來較不吃力（這或許是因個人隨著年歲增長有了老花眼的前兆，而做的調整）。

其後在當年第 3 期，徹底調整與美編的合作模式，即在文字稿輸出清樣前，就請美編著手設計，如此可配合圖片作盤文、出血等較活潑的編排。於是版式上煥然一新：各篇文章篇名字體放大，由楷體居中改為明體齊左；「館務簡訊」中各條消息的標題加了網底，較為醒目；在目次頁也加上四張照片，並標示出現頁碼，以增加可讀性，吸引讀者去翻閱內文。同時版面不侷限於雙欄，隨文章性質彈性處理，如該期「館慶紀念出版品選介」一文，就改為三欄式，左右兩欄行文，中間一欄放置所介紹出版品的書影，看來頗為活潑悅目。

不過在編排上也有不少因襲成例，始終未曾變動的部分，例如章秘書主編《館訊》起，就將封面改為雙色印刷，以節約公帑；並以綠色、藍色、橘色、紅色作為每年一至四期的主色，分別象徵四季——春天的「綠意盎然」，夏天的「碧海藍天」，秋天以橙黃色代表「秋收」，冬天一年圓滿將盡，就選用喜氣洋洋的紅色了。這種封面一直延續了大約十年，對照之前與現今的彩色封面，顯得十分素樸。

專欄多元，豐富內容

回顧民國 80 年至 87 年這八年的時光，《館訊》的內容除了特載、專論、業務概況、會議報導、藏品選珍、新知專技、館務報導等欄目是沿襲過往外，當時新闢了「系統應用」與「出國見聞」兩欄目。前者係配合本館第二期自動化的開展——由王安轉換至 URICA，和資訊網路系統的啓用，而陸續介紹本館新開發的各項電子化成果，包括電子郵件系統（王宏德，第 60、61、63 期）、採訪新系統模組（林安琪，第 62 期）、期刊論文索引線上新系統（吳碧娟、宋美珍，第 63 期）、政府出版品目錄線上新系統（蔡佩玲，第 64 期）、編目新系統（江綉瑛、鄭玉玲、許令華，第 65 期）、因公出國報告書光碟影像系統（蔡佩玲，第 66 期）、政府公報索引線上新系統（陳瑪君，第 68 期）、「認識中國古書」多媒體光碟系統（特藏組）、新到期刊目次服務系統（吳碧娟，同為第 69 期）、出版品國際交換資訊管理

系統（李筱眉，第 70 期）、期刊指南系統（吳碧娟，第 72 期）、國際標準書號中心新系統（李莉茜，第 73 期）、期刊模組（曾堃賢，第 75 期）、善本書編目自動化作業（顧力仁，第 76-77 期）、新到政府統計調查目次服務系統（蔡佩玲，第 76 期）、「資訊之旅」Web-title 光碟系統（曾彩娥，第 77 期）等，由此可見本館資訊化是各單位全面性的推展，回首當年一步一腳印的發展過程，而對照現今數位化掃描、全文檢索等更先進便捷的服務項目，不由得驚嘆資訊技術的突飛猛進，日新月異！

「出國見聞」則是同仁業務出國的紀錄，與大家分享經驗。除了本館每年參加的美國亞洲學會（AAS）、美國圖書館協會（ALA）、國際圖書館協會聯盟（IFLA）等年會及法蘭克福、布魯塞爾等書展外，還包括一些較特別的經歷，如於澳洲舉辦「臺灣研究」書展並參訪澳紐見聞（汪雁秋、易明克）、美加書目網路業務研習（林淑芬、許令華，同為第 49 期），加拿大艾伯特大學贈書（宋建成，第 50 期）、德國柏林國立圖書館贈書（汪雁秋，第 52 期），美國州際性圖書館網路系統考察（江綉瑛、鄭寶梅，第 55 期），參加新加坡書展（鄭玉玲）、倫敦書展（曾堃賢、宋美珍，同為第 58 期），加拿大ISM 書目網路考察（鄭恒雄、歐陽崇榮，第 59 期），1995-96 年連續兩年參加國際標準書號年會（李莉茜、王明玲，第 67 期；曾堃賢，第 71 期），OhioLINK 與 MELVYL 系統訪問（林淑芬，第 74 期）等，可見當年國際交流活動之頻繁。他山之石，可以攻錯，藉由上述的參與國際組織年會、舉辦書展和贈書，以及考察參訪，相信吸収了不少先進國家的經驗，也開拓了同仁的視野。

上述這些館務報導之外，《館訊》另安排了一些固定專欄，各由專欄主編去規劃內容，原則上每期都會出現，包括海外資源、技術服務、圖書與出版、期刊選介和臺灣分館等。「海外資源」由交換處汪雁秋主任主編，逐期介紹世界各國的圖書館資訊，以求天涯比鄰，知己知彼。「技術服務」由編目組中編股江綉瑛股長主編，主要刊載本館對於技術服務各項準則的解釋，以及相關參考工具書，以期提升編目人員的知識學養。「圖書與出版」由閱覽組王錫璋編輯主筆，介紹國內外圖書館相關活動和新書消息；王先生不愧是名作家，每期二頁的篇幅從不脫



特
載

漏，且總是最早交稿者。「期刊選介」由採訪組曾望賢編輯主編，每季介紹館藏國內新近創刊之期刊，以便圖書館界選擇訂購。「臺灣分館」則提供一園地報導本館臺灣分館每季館務和新出版品，通常由秘書執筆，先後由羅經貴、李玉瑾、吳清水、何輝國擔任。這些專欄豐富了《館訊》的內容，讓它從報導館務的「機關刊物」的角色，進一步提供了多樣化的資訊，供圖書館界參考利用。就編輯的角度而言，有了固定專欄，就較不愁短缺稿件，每期湊足篇幅的邀稿壓力讓各專欄主編分擔了一些。

製作專輯，全館動員

在所編輯的 29 期《館訊》中，最讓我印象深刻，也是投注最多心力的，首推為了慶祝六十周年館慶而製作的特刊。那是第 15 卷第 2 期（總號第 56 期），原應在民國 82 年 5 月出刊，特別為了 4 月 21 日館慶，而提前至 4 月出刊。內容以「中央圖書館與我」為主題，邀請本館新舊同仁和宿有淵源的人士撰稿，暢述其親身經歷，以呈現本館各時期的不同風貌。邀稿除在前兩期（第 54 期）刊登啟事公開徵稿外，並與主編章以鼎秘書擬訂特定人選，逐一分別邀稿，結果反應非常熱烈，共收到 26 篇稿件，遂分為館長篇、故舊篇、同仁篇三部分刊載。「館長篇」包括李志鍾、諸家駿、王振鵠、楊崇森四位館長的鴻文，加上曾濟群館長的「前言」，可謂囊括了當時在世的歷任館長的大作（前三任館長蔣復璁、屈萬里、包遵彭均已辭世），可見各時期館長對本館的重視與情誼。「故舊篇」收錄已離職、退休同仁及故舊友好的文章，包括旅居美國的任蘭女士，客居澳洲的王省吾先生，以及蘇瑩輝、昌彼得、程光裕、唐潤鉤、喬衍琯、封思毅等前輩，他們回憶早年在大陸和遷臺初期的點點滴滴，令人彷彿走入時光隧道，而分外緬懷先人開創經營本館的艱辛。「同仁篇」則是館內現職同仁的作品，包括汪雁秋、辜瑞蘭、鄭恒雄、宋建成、盧錦堂五位主任，和黃端儀、李莉茜、王錫璋……等八位同仁。一篇篇的小品，或莊或諧，然皆流露出對本館深切的感情。配合這字字珠璣，編輯部除請作者提供照片，也致力蒐集秘書室、閱覽組、交換處等各單位的老照片，穿插於文字中，以收圖文並茂之效。版面也請美編人員重新設計，封面四頁改以彩色印

刷，封面和封底係各時期的館舍照片，封面裡為「新館時期重要活動圖錄」，選刊八張照片；封底裡則為六十周年館慶的海報。

次期則刊載「六十周年館慶活動專輯」，報導了「邁向廿一世紀的國家圖書館」和「民間信仰與中國文化」二國際研討會，「滿目琳瑯」、「千秋事業」和「資訊網路展」三項展覽，以及館慶紀念出版品計八種之選介。回憶十年前的那一段時光，真可說是全館總動員，誠摯地以種種活動為大家安身立命的圖書館慶祝花甲之慶。

此外，這八年間《館訊》還製作過以下幾個專輯：「本館輿圖室、視聽室成立紀念專輯」（分見第 48 和 51 期，已見前述）；「期刊論文索引光碟獲獎專輯」（第 59 期），係慶祝該光碟系統榮獲 1993 年中文資訊產品創作大賽「十大傑出中文資訊產品獎」，完整報導獲獎經過、未來走向、該光碟系統簡介、重要發展里程點及相關報導索引等；「六十三周年館慶暨易名國家圖書館專輯」（第 68 期，亦為《國立中央圖書館館訊》易名為《國家圖書館館訊》的首期——85 年第 1 期，85 年 5 月出刊），邀請圖書館界諸前輩、同道，針對本館組織條例修正，及易名的意義、展望撰文建言；「遷館十年回顧與前瞻專輯」（第 69 期），邀集本館採訪、編目、閱覽、特藏、交換、漢學中心、資訊圖書館等各單位，分別就其民國 75 至 85 年間的業務作一檢討並規劃未來發展。

結語

時值《館訊》出刊第 100 期，受編輯部之邀寫些雜感。回首那八年編輯《館訊》的日子，至今歷歷在目，充滿了溫馨甜美的回憶。我們兢兢業業地邀稿、編稿、校稿，積極掌握全館業務動態，讓《館訊》充分發揮館務傳真機的功能，同時也盡力充實內容與可讀性，為圖書館界提供資訊和知識。而在此過程中，讓我對各單位的業務發展有了較全面的了解，和同仁們有了較多的接觸與互動，對編輯印刷有了較深入的經驗，和編輯部、各專欄主編、校對小組培養了團隊合作的情誼，總之學習和收穫很多很多。在此要感謝館長給我這樣的工作機會，館長、章秘書和各單位主管給我的諸多指導，同仁們和館外作者的惠賜稿件和支持鼓勵，編校團隊的密切配合，均由衷致謝。